

哥巴文造字机制研究

邓章应

【摘要】哥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音节文字，其文字系统包含初造字和新造字，二者分别按照仿拟机制和参照机制进行造字。哥巴文的造字特点是初造字数量少，新造字大量采用其他文字系统字符作为参照基字。

【关键词】哥巴文；造字机制；初造字；新造字

哥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音节文字，主要用于书写宗教经书。有完全采用哥巴文书写经典的，也有东巴文哥巴文混合书写经典的，后者哥巴文主要用于注音。李霖灿先生曾在丽江、巨甸、鲁甸等地搜集到五本哥巴经书，其中一本就是东巴文和哥巴文对照本。^①和志武先生曾在丽江、维西收集到哥巴文经书十多本，据他了解丽江市文化馆收藏有哥巴文经书二百多本。^②

本文哥巴文材料主要取自李霖灿《麽些标音文字字典》、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所附之《纳西标音文字简谱》和洛克《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出例时分别以“李”、“方”和“Rock”标示，再加所表音节之音标，声调均改为竖标表示。三书记音分别来自不同地方，故有出入，但可寻绎其语音的对应关系。引证东巴字时将李霖灿《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简称为麽，后加原书字形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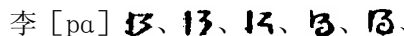
本文所讨论的造字机制是针对文字系统内字符的生成而言的，是为了解决某种文字系统内字符是如何逐步创造形成的问题，体现了在文字研究中将文字系统和文字字符分开的观念和字符形成分层次的概念。首先交待一下本文的几对基本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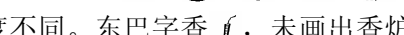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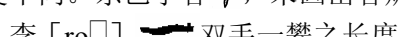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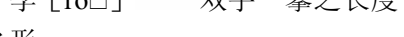

- 1.初造字：某种文字系统中未参照其它字符而独立造的字符。
- 2.新造字：某种文字系统中参照已有字符而造的字符。
- 3.仿拟机制：初造字按照“依物画形”进行造字的原則。
- 4.参照机制：新造字参照已有字符造字时所采用的原則和方法。
- 5.参照基字：新造字在造字时所参照的字符。
- 6.参照字：相对参照基字而言，在参照基字基础上按照参照机制制造的新字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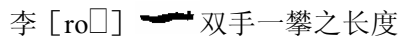
一、哥巴文的初造字

(一) 根据仿拟机制创造的初造字

哥巴文有极少量初造字，它们是哥巴文的自造字。如：

李 [pa] ，木头上砍成之缺刻，像木刻形状。

李 [co] ，方 [cy] ，均像香条插于香炉中之形，与的取像角度不同。东巴字香 ，未画出香炉形。





李 [ro] ，双手一攀之长度（古语）。意即两臂尽力向两端展开时的长度，像人双手展开成一直线之形。



【作者简介】邓章应（1977-），四川开江人，西南大学文献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字学研究。（重庆 4007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纳西东巴文与水族水文比较研究”（07JA740035）；上海市哲社重大课题“中国文字数字化工程——中文信息化补缺建设”。

① 李霖灿：《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序言》，国立中央博物馆，1945年。








② 方国瑜编纂，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方 [ba]  日光，像日出于地平线有光芒貌；方 [dzi] 、、 水。


方 [go]  白牙，像牙齿之形；李 [huɿ]  牙齿，像牙齿之形。

(二) 初造字的特点

1. 数量较少

哥巴文主要是由东巴文（包括极少量的汉字、藏文字符）演变而来，哥巴文的自造字相当少。根据曹萱的统计，在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所附《纳西标音文字简谱》中可考的才 51 个。^①当然这个数字可能还要打折扣，因为曹萱的考释结果中有些所谓的自造字其实也是源自其它文字，如 [mi] 、 火，借东巴字  之形，下加缀饰之圈。[du]  阳神、[se]  阴神分别借自汉族的八卦符号， 乾卦表阳， 坤卦表阴，两个符号分别被借用来表示纳西族的阳神和阴神。它们都不能算入自造字。

2. 在符号体态方面象形性弱

哥巴文初造字虽然采取的是依物画形的仿拟机制，但其符号的象形性较弱。字符笔画简单，并且较为线条化。如东巴文的  香，不仅详细图其外形，并且画出了香芯。而哥巴文香字，虽然画出了香炉，但只是仅具轮廓的一个圆圈，香也成了一根线条。哥巴文初造字的象形性弱也是与哥巴文整个符号体系尚简整体协调。

3. 哥巴文的初造字时间可能相对滞后

哥巴文初造字相比其它民族文字初造字而言，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初造字可能创造时间相对滞后。因为哥巴文主要是由东巴文演变而来，自造的哥巴字完全是东巴在书写哥巴文经书时的即兴创造，要么是弥补当时哥巴文的字符不足，要么是东巴的随兴而为，在整个哥巴文系统中处于从属和补充的地位。


从哥巴文初造字符号体态的简洁也可以看出，因为从东巴字演变过来的哥巴字字形简化，为了与整个文字系统相协调，哥巴文的自造字也显得相对简化，而不像其它初造字那样追求极度形似。

二、哥巴文的新造字









(一) 全形借用

全形借用就是参照基字的形体基本保持不变，具体又分几种情况。





1. 音义全借，如：





李 [suɿ]  三，借汉字“三”表示纳西语的三。




李 [bæɿ]  刮粮食之小板，借东巴字 、。方  可能也是借东巴字 、，惟取像不同。



李 [diɿ]  蕨，借东巴字  [diɿ] 蕨；方 [i]  漏，借东巴字 、 [iɿ] 漏；方 [kha] 、 篮，借东巴字  篮。

2. 借义，如

李 [du]  阳神、[se]  阴神。汉族的八卦系统中  乾卦表阳， 坤卦表阴。两个符号分别被借用来表示纳西族的阳神和阴神。


李 [se]  完了。借表示“完了”义的汉字“了”；李 [tv]  千，借汉字“千”；李 [kho]  父 父系一族，借汉字“父”。李 [pu]  白白，借汉字“白”。

方 [khu]  犬狗，借汉字“犬”；方 [ba]  光，借汉字“光”；方 [dv] 、 大，借汉字“巨”。

方 [pu]  开、 井，借汉字“开”，因为 [phəɿ] 的本义为“解（结）”，此处用一汉字表示“解开”义，读纳西音。

3. 借音

李 [ʂur] 、、 满，一种野兽，崖牛； 扑打， 戳，用刺枝拉着刺枝。

李 [ʂuɿ]  4，疑是借阿拉伯数字“4”的汉语音。

^① 曹萱：《纳西哥巴文造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方 [po] 保, 借汉字“保”, 纳西语义为“宝物”, 李书所收字形有保、保。

方 [da] 太, 借汉字“太”, 纳西语义“狐狸”。

方 [sə] 上, 借汉字“上”, 纳西语义为“沙、伤势”; 方 [cə] 下, 借汉字“下”, 纳西语义为“休息、鸡”。

(二) 变形参照

1. 方位变换

(1) 倒置

将借自其他文字系统的参照基字倒置多数并不区别意义, 可能只是为了与原来的基字相区别, 表示这是哥巴文, 而非东巴文或汉文。如:

方 [phy] 呕吐, 借东巴字 𠄎、𠄏, 李书收有 𠄐, 则可以算成斜置。

方 [khua] 碗、坏(人)、(貌)丑, 参照东巴字“碗” 𠄑 倒置而成。另外哥巴文的 𠄒, 也是东巴字“坏” 𠄓 [khua□] 的倒置。曹萱认为 𠄒 是东巴字“坏” 𠄓 [khua□], “碗” 𠄑 [khua] 合成后倒置而成。^①

李 [tshwa] 六, 借汉字“六”倒置而成。

有极少数数字正好利用方位的相反表示意义相反, 如方 [mu] 下, 参照东巴字 𠄔 高 [gə□]、上处 [gə□to] (实际上是借西南官话“高头”)倒置而成, 意义也正好相反。

还有将哥巴文中的基字倒置, 以表达相对的意思。如方 [bər] 牦牛, 方国瑜认为与之相对的“犏牛”为笔画向上弯的 𠄕。

哥巴文根据已有的参照基字创造新字时, 也存在大量的改换方位而不改变意义的现象, 形成大量正倒无别的现象, 如方 [fv] 𠄖—𠄗、方 [tchi] 𠄘—𠄙、方 [tshər] 𠄚—𠄛、方 [sɿ] 𠄜—𠄝。

(2) 垂直变换

方 [sa] 𠄞 参照东巴字 𠄟 [sa]。

李 [dzɿ] 𠄠、𠄡、𠄢、𠄣、𠄤 戥子、砝码, 参照东巴字 𠄥 [dzɿ□]。

(3) 左右反置

方 [tchər] 折断 𠄦, 参照东巴字 𠄧 折断。

2. 变换部件或笔画

(1) 加横

方 [sə] 𠄨—𠄩、方 [sæ] 𠄪—𠄫、方 [dze] 𠄬—𠄭、方 [ko] 𠄮—𠄯、方 [ba] 𠄰—𠄱。

(2) 加竖

方 [dzo] 𠄲—𠄳、方 [iə] 𠄴—𠄵。

(3) 加点

方 [tchər] 𠄶—𠄷、方 [su] 𠄸—𠄹、方 [khu] 𠄺—𠄻、李 [tv] 𠄼—𠄽。

(4) 曲折笔画

方 [sə] 𠄾—𠄿、方 [sɿ] 𠄽—𠄾、方 [khu] 𠄺—𠄻。

(5) 变弧(曲)为直

方 [mi] 𠄿、𠄽, 将笔划弧改直成李 [mi] 𠄿、𠄽、𠄿、𠄽。

方 [phw] 𠄿断, 参照东巴字 𠄿断 [phw] 改换方位。

(6) 变横为方框

方 [tɕɿ] 𠄿—𠄿。



(7) 变点为圈



方 [ti] 𠄿—𠄿、方 [dzɿ] 𠄿—𠄿、李 [kho] 𠄿—𠄿。



^① 曹萱:《纳西哥巴文造字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年。

(三) 省简

(1) 取参照基字的中心意象，省辅助意象






李 [ndɛ□]  交合，参照东巴字 542  [ndɛ□] 交合。



方 [ʃu]  斧头，参照东巴字  铁省减而成。



方 [æ]  斗、仇杀，参照东巴字  斗省减而成。

方 [lu]  游、来，参照东巴字  来省减而成。



(2) 取参照基字的相同部分，省重复部分

方 [fv] 、 是东巴字毛  [fv+] 的省体。其中可能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取两片成 ，取一片成 。




方 [dzɪ]  冰，东巴字  [dzɪ□] 冰。


方 [pər]  纹，东巴字  [pər] 纹





(3) 简省变易






方 [ni]  (一) 日，参照东巴字  [ni+] 太阳、日。
















方 [tə□] 、、 经书，借汉字“经”

方 [dzi]  水，参照东巴字水 、 而造的字。

李 [zwa]  马，借汉字“马”，略有变形。

李 [tə□] 、、 下活扣，借东巴字 1498  [tə□] 活扣。

李 [vu] 、、，来源于东巴字 、 [v+] (方书注音) 舞。

按：[vu] 还可以写成 、，似与汉字“七”或“气”有关系，但二者并无音义联系，细考李书 [fu] 、、、、、、 诸字形，初步推测 [fu] 的  借自东巴字  毛 [fv+] 简省而成，或径取方 [fv]  字形， 字形逐渐变化，由  而成 ，遂成汉字字形“七”，[vu] 与 [fv] 音近，有的东巴需要写 [vu] 时，径用“七”表示，也有的东巴用与汉字“七”同音的“气”表示。

(四) 拆分


方 [no] 、，参照已有哥巴字  拆分而成。

方 [by] 、，参照东巴字  拆分而成。

方 [bu] 、 裂口，参照东巴字  断 [phu] 拆分后转换方位而成。

(五) 缀加标示符号

哥巴文经常在字符上加一些缀加符号，李霖灿和方国瑜均认为这些符号是装饰符号”，李霖灿：“音字在本身形体之外，还另外有一种附加的装饰符号，东巴们叫它做 [gΛ□ba□ku+ttur]tur+]。它可以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音字的左右上角加一些‘尸、尸、尸、尸’的符号，这像是受了汉文的影响。另一类是在音字的上下方加一些‘尸、尸、尸、尸、尸、尸’的符号，这是受了藏文的影响。这些符号虽然花样繁多，是可以随意的任加在那一个音字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但是它实在是一无用途的。”^①方国瑜：“纳西标音文字，有少部份在使用时，字加文饰，附加符号，并不取义，只作修饰之用。”^②

为什么“一无是处”，于音义无关，却往往要加这些缀饰呢，其原因李霖灿认为“大约东巴们初由形字变音字，便觉得音字的面貌好像是太朴素了一点，因此正如他们所说的：‘这是为音字增加一点“花草”’。”^③除此之外，它应该具有一种标示作用，即造成一种整体符号体态的表音化。方国瑜指出“从笔划简单的象形字，加文饰符号，以示标音文字。”^④即加上这些符号，让人明白这是哥巴文，而不是原来的东巴字符。我们可由李霖灿所记一东巴字的运用变化看出变形字为音字之过程。“麽 673  [mɛ+] 雌

① 李霖灿：《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序言》，国立中央博物馆，1945年。


② 方国瑜编纂，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 李霖灿：《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序言》，国立中央博物馆，1945年。




④ 方国瑜编纂，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性。云象女性性器之形，近日常典中亦常见写作，多读为 [mɛɿ]，此实形字与音字之合体字，上面之乃音字之一种符号，且疑其来自藏文中也，麽些人常用以变形字之音读。”^①







这些标示符号，计有：



1. 加圈 









这个圈既可以加在下边，也可以加在上边，或者左边，或者右边，全根据当时字形的排列和美观而定。

方 [mi] 、，借东巴字之形，下加圈。

哥巴经《占卜起源的故事》中有一句     ，直译为“线黄线绿做”，其中作“黄”。^②李 [ʂwɿ] 黄；方 [ʂɿ] 黄。按：“”是一个同形字，既可以表示“黄”，也可以表示“绿”。



方 [fv] 、；李 [moɿ]    。












方 [kv]  

加圈的习惯也导致一些字的点改成圈，如方 [zo] ，洛克书中还有一个异体 rock [zo] 。方 [ti]  、方 [dzɿ]  、李 [kho]  。





2. 加

李 [moɿ]  





3. 加或

方 [khu]  、；方 [ni]   ；方 [tshɛr]  ；李 [ʂɛr]  ，反转后加。





4. 加



李 [tse]  、方 [tʂhɿ]  

5. 加

方 [tho]  、方 [ʂu]  





加的习惯导致一些字将横改成，如 [tʂɿ]  ，后字是前字的变体。














系统性地给哥巴文加缀饰符号，使哥巴文的字符体态趋于统一，使哥巴文整个文字系统在符号体态上显得更和谐。但此举的作用也带来负作用，因为有些缀饰可能和文字发生粘连，逐渐融合到字符中，从而破坏文字的理据性，如 [tshe] 、、、。

在此我们一定要指出，此种缀饰符号一定不能简单看作字符的一部分，更不能据此比附相似字形，前人考释多犯此错误，如日人西田龙雄认为 [tse] 当是汉字“哉”，^③其实此字形也可以写成“”，曹萱考证其参照基字应为汉字“石”。^④即使如李霖灿在《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序言中郑重指出，“这一些符号虽然花样繁多，是可以随意的任加在那一个音字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但是它实在是一无用处的。”^⑤但他在字典收字时仍将大量带缀饰的字符作为异体收入。

（六）参照多字形复合

[dɔr] 泡沫，取水和泡沫合成。东巴字泡沫

[tɕi] 云 、 

[phæ] 李静生认为借用东巴字 [phæɿ] 拴，^⑥黄振华认为借汉字“凸”，^⑦曹萱认为是借汉字“凸”和借东巴字后组合而成的合体字。^⑧我们认为可能这是用哥巴字（或东巴字）之刮粮食之小板再组合而成。李书收有、。其演进顺序应是  、 ，我们甚至可以认

① 李霖灿：《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国立中央博物馆，1945年。

② 李霖灿：《麽些经典译注九种》，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

③ 西田龙雄著，白庚胜译：《纳西族表音文字的诞生》，《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④ 曹萱：《纳西哥巴文造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⑤ 李霖灿：《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序言》，国立中央博物馆，1945年。

⑥ 李静生：《论纳西哥巴文的性质》，《东巴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⑦ 黄振华：《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燕京学报》（新九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⑧ 曹萱：《纳西哥巴文造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为  是一个为了使表音更明确的加声符形声字。

哥巴文的复合字比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哥巴文本身追求符号体态简化，一方面是大量的假借，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意音文字所常用的会意和形声造字方法。

三、几点认识

(一) 哥巴文主要由东巴文演变而来

哥巴文的字符主要从东巴字发展而来，经过符号化、抽象化而逐渐形成。当然由于受周边民族，如汉族、藏族的影响，也借用了一些汉字字符和藏文字符。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东巴字为主要基础的。如李 [tɕ] ，当读+调时表示“起立”，这是由东巴字  242  [tɕ+] 简化而来，东巴文表示“起立，站起”，象人曲腿欲起之形，它在经书中往往可假借作“地位”讲，也可以假借作泡茶之“泡”。字形也逐渐简化，双腿简化成了单腿，，再简化圆头略去成 ，后来又不断变形，出现了 、、、、，甚至倒置成 ，凡是读 [tɕ] 的意义都可以用这些字符，不仅限于表示本义的“起立”以及较早的假借义。

东巴字是不断地被哥巴文吸纳的，正如李霖灿所见：“至于现在，他们遇到音字没有办法写时，就直接用形字来顶替，这种例子曾经给我们见到了不少。”^①所谓“没有音字”，就是当时还没有表达这个音节的哥巴字，直接用东巴字代替，代替成了习惯，如果对这个东巴字略加改造，于是就被吸纳进了哥巴文体系。



哥巴文又在不断地运用一些造字手段，使哥巴字与东巴字相区别。如加标示性符号，改变原字形方位等。说明哥巴文正试图挣脱东巴文的束缚，努力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字系统，无独有偶，其他一些文字系统在借字时也往往加上一些标志性符号，如方块壮文，即使是记录汉语借词，但往往也要在原来的借音字上加一个标类偏旁，一者使意义更明显，二者也是为了强调与原来汉字的区别。




(三) 哥巴文和东巴文的相互作用





不断有东巴字被改造成哥巴字，而哥巴字也不时地被借用到东巴文中。对于东巴书写经书而言，二者的区别有时是意识不到的。









麽 1616  上 [sɿ] 说也。此音字之一，然常见于经典中。

不仅哥巴文被借用到书写东巴经书中，有的还运用到东巴文的造字中，如：





麽 1619 、 [tɕw+] 土。下画土地，上有一音字之“止”以注音。音字之“止”，由其读音上亦见受汉语之影响。“音字与形字之合体字，多见于鲁甸及丽江之一部分。”

麽 1620  [kɿ] 鹰。画一“鹰头”，又加一音字之 [kɿ]  以记音。

麽 156  [sɿ+pi+qɿ+rv+]，文笔山，155  [zɿ+rv+] 文笔山，也可读 [sɿ+pi+qɿ+rv+]， 是哥巴字，注 se， 胶注第二音 pi。

甚至东巴还将借用到东巴文中的哥巴字加上象形符号，改造成东巴字，如麽 1617  [sɿ] 说。以口中出气象形，以上字注音合成  之写法。此字见于鲁甸。 原由音字之“上”（麽 1616  上 [sɿ] 说）变来，此音常作“说”解，因附以说  之形状，遂成为 。这种写法唯见于鲁甸一带。并且还以此为音符，构成了新字，如麽 1012  [sɿ+da] 青刺。画青刺之形，以  注其音。

(四) 哥巴文的相对成熟

比起东巴文而言，哥巴文应该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不管是已经实现了逐字记音，还是符号体态的规整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舍弃了以色表义的造字手段。如李 [gu] ，也可以涂黑成 ，但并不区别意义。方 [tɕu] 、 也不区别意义。同时方位表义也大为减少。

尽管如此，它还是一种正在走向成熟的音节文字，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表现在：

1. 异体繁多

① 李霖灿：《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序言》，国立中央博物馆，1945年。

哥巴文虽然是种音节文字，按理说一个音节（或分声调）用一个符号表示即可，但事实上哥巴文远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往往一个音节可能有多种写法，多者达三四十个。

并且哥巴文大多数字符并不区分声调，“东巴们在读经书时，早已养成了随时变换字音的声调以求迎合经文情节的本领，所以认为这样详细的区分是不需要的。”在哥巴文中也有某字形逐渐固定表某声调的现象，如李 [zwa□] 𠄎，量东西、数一数、点一点、拾得、除草。李霖灿在此字后括注“zwa□常单用此音字”。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分化声调，如 [mo]，当读□调时写成𠄎，读+调时则在其下加一横，成𠄎。李霖灿在编纂《麽些标音文字字典》时，就仔细分辨了字音的声调是否已经凝固，如某字形已经固定表示某声调字，则放在某项声调的后面，若还没有固定，就放在读音总条的后面。

2.不敷应用

哥巴文虽然字符众多，但由于异体众多，而有的音节竟找不到哥巴字符来表达。李霖灿说：“有时形字中有的字音，在音字中仍是没有。这却只表示这样读法的音字还没有给我们见到，并不是麽些族的音韵系统中没有这样的读音。也许不久多巴们会由于实际的需要，另外创造出新的音字来，至于现在，他们遇到音字没有办法写时，就直接用形字来顶替，这种例子曾经给我们见到了不少。”^①

3.同形字、形近字众多

各地东巴各自为政地创造和改造，又未经规范和整理，再加之传写的错讹，就会出现多个音节用一个字符表示，这就形成同形字。哥巴文中形体区别不明显的形近字也相当多。略举几例。

方 [tsho] 𠄎— [dzi] 𠄎、方 [tsi] 𠄎、王、𠄎—方 [o] 𠄎、王、𠄎。

李 [fu+] 𠄎;毛、雉、锯、恭身礼神、白谷病;李 [mo□] 𠄎兵、吹、簸箕、穿衣、披衣、尸身、杜鹃树。

李 [tci□] 𠄎云，酸，斤，秤;李 [tchλ] 𠄎贴。

李 [do] 𠄎+量词，一卷羊毛;□看见;李 [pho] 𠄎岸，铁炮，量词（一头牛），一半;+开;□逃跑;李 [ndzi] 𠄎、𠄎烧;+酒药，走，流，鬼名;□春好了，说好了。

李 [hy] 𠄎站立，□低;此字形与李 [sɯ+] 𠄎形近。

参考文献:

- [1] 李霖灿:《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国立中央博物馆，1945年。
- [2] 方国瑜编纂，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 [3] 洛克著，和匠宇译:《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4] 李霖灿:《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国立中央博物馆，1944年。

On the Geba language writing's graph-formation mechanism

Deng Zhang-ying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Document, South 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Geba language writing is a kind of syllable writing language which used by Naxi people. This language writing includes original graphs which formed by the imitating mechanism and new graphs which form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Geba language writing's characteristic is that original graphs are little and many new graphs formed base on the other language writing.

Key words: Geba language writing ; graph-formation mechanism ; original graphs and new graphs

① 李霖灿:《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国立中央博物馆，1945年。